



雾锁山村 蒙发祥作品



画家蒙发祥 (1944-2015)

蒙发祥：一生笔墨绘南国

文海南日报记者 符王润

3月15日，海南书画界闻悉噩耗：知名本土画家蒙发祥逝世。

蒙发祥凭借其独特的“朦胧”画风，其追寻清幽静寂的艺术取向，以及其淡泊温厚的为人，颇为海南书画界所称道。他的作品曾入选国家、省级展览及报刊发表、获奖并在国外展出。

“野草先生”，是蒙发祥的别称。对于蒙发祥的这个别名，画家杨毅有着如此解读——取名“野草”，示意自己的画不合时人目，难“登堂入室”；另则艺术素有“朝”“野”之分，取名“野草”，又示意自己不急功近利。

野草，从不急于与众多夺目的鲜花争艳，却也从不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和追求。也许只有这“野草”二字，才最能体现蒙发祥其淡泊谦逊的秉性，以及其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执着。

“朦胧”画风彰显个人独特艺术追求

出生于1944年的蒙发祥幼年受杨毅之父杨化人的启蒙，因此，杨毅与蒙发祥的友情在儿时早已扎根。对于蒙发祥的为人与艺术造诣，杨毅可谓为最了解的人之一。

在蒙发祥逝世之后，杨毅受其家人之托，为蒙发祥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蒙发祥先生是海南富有影响力的书画家。从艺六十载，坚持不辍，其朦胧画风，彰显个人独特的艺术追求，博得好评。他犹精山水，学古不守，屡辟新意。观其画，大有黄宾虹之浑厚，陈子庄之简约，傅抱石之洒脱，新安画派之雅趣。数十年磨练，功力深湛，笔道墨精，线条熟巧，善用淡墨，淡中见清雅，平和可亲。画中时时凸现中国文人的传统气质和涵养。近年，追寻清幽静寂的艺术取向，艺术思维之空灵和顿悟使之佳作不断。晚年，狂热于变法，欲将海南一方山水融入自己的笔墨中，可惜壮志未酬身先瘁，留下无法完成的答卷。

杨毅回忆，蒙发祥经常跟人开玩笑：“我姓蒙，我的画也是朦胧画。”杨毅认为蒙发祥画作中表现的物象都隐隐约约，现没相间，似而非似，妙在“朦胧”中，这与国画大师齐白石提出“似与不似之间”的审美观念虽名不同而义相同。

“蒙发祥先生画风淡雅，体现一种朦胧美。”海口市美协主席王锐表示，在中国画中，淡墨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对淡墨的追求，则恰恰是蒙发祥独树一帜的地方，“蒙发祥先生的淡墨中又有千万种变化，这其中不单是笔墨的变化，还有趣意的变化。他还十分讲究现代绘画构成

的简洁美。”在王锐看来，蒙发祥的独特画风并不是刻意之作，而是出自内心的感受和自身阅历，同时也是其为人淡泊明志、随和不争的体现。

搜尽天涯打草稿

“我和发祥相识六十余个春秋，我们不仅是画友又是知音。”令杨毅印象深刻的，是蒙发祥作画的一枚压角章，其上曰：“三更灯火五更鸡”，“这大概是他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心跳吧。”在世时，蒙发祥常言：“我不是科班出身，就得加倍努力，下苦功硬拚。”杨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六十余年来，不管在军营当兵或是在车间印刷，蒙发祥总是笔不离手，墨不离纸，与丹青结深情。

对艺术家们来说，没有生活的艺术是僵死的艺术，“闭门造车”是死路一条。“搜尽天涯打草稿”，杨毅说，在近10年中，蒙发祥曾多次环岛写生，猎取素材，“他曾说：‘作为海南画家不去画海南题材实愧作海南子。’”

“蒙发祥先生对海南有着深深的爱，他几乎走遍了海南的山山水水，将海南的地理、文化和山水作为物象进行创作。”小丘陵、椰林、灌木丛、渔港……蒙发祥画作中所展现的，无不是海南司空见惯的事物，这让同为海南人的王锐倍感亲切。

由于海南给人的印象大多是色彩鲜明浓重，因此，很多画家都选择浓墨重彩来描绘海南。而在蒙发祥笔下的海南，却展现出了一种水汽朦胧之美。蒙发祥将他对于海南的山山水水的万缕情丝，化成了那笔墨之下的动人画卷，看似平凡却能渗入人心。

蒙发祥对海南的热爱，不仅表现在其画作中，也表现在其不断推动海南美术事业发展的努力中。王锐介绍，在1997年至2007年间，蒙发祥曾担任海口市美协副主席。这10年间，在极度缺乏经费的情况下，蒙发祥依然组织了多次对外交流活动，对海口乃至海南的美术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淡泊一生却永存人心

在与蒙发祥相识的40多年中，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省美协副主任王家儒将蒙发祥视为自己的师长，甚为敬佩。

在王家儒的心目中，蒙发祥的为人，也如他的画作一般，淡雅，温厚。

“有些画者一生凭借外力轰轰烈烈，有些画者一生善于炒作风光

无限，走后很快被岁月遗忘；有些画者一生似乎平淡无奇走后却永远活在朋友们的心里。发祥先生当属后者。他以自己的人品、画品在素洁的宣纸上写下真实的一生，虽微不足道却淡得隽永。”王家儒如此追忆这位师长。

“蒙发祥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不争名利。”王锐同样将蒙发祥视为极为值得尊重的前辈。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年代，蒙发祥对艺术的追求，也为海南的画家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本系列作品均为蒙发祥山水画作品

海口美协供图

平平淡淡总是真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家儒

3月14日午时，我正与天涯画室的同学们谈艺论道，突然接到杨毅老师的电话，低沉、沙涩的声音似乎暗示一种不详之感，果然是蒙发祥先生病危的噩讯。未待我整理好落寞的心情，第二天就传来他已淡淡地走了。

时光仿佛回到45年前早春一个上午，我拎着小油画箱跟着一帮师长前辈到海口滨海大道海军医院内，写生。第一次亲睹了其挚友陈成嘉老师平日赞誉有加的蒙发祥的水墨写生。岁月虽已洗去太多的细节，但其笔下的木麻黄却历历在目。初涉艺坛的我虽然不解中国画笔墨之“风情”，但其几笔枯淡的线条却将迎风摇曳的木麻黄风骨写活了，富蕴一股鲜活的能量。

与其真正的接触那已是十多年后的事了。88年夏，我怀着“海南梦”从内地回到阔别的故乡，主席和时任海口美协副主席的发祥先生有了更多的“亲密接触”。记得每次画展中，发祥先生的作品总与不少“浓妆重彩”的国画“格格不入”，其散淡的用笔、雅致的墨韵、悠淡的诗意凸显一股清高的文人气。其画格在淡，但淡得通透、淡得深邃、淡得清幽、淡得生辉。在元人笔意中写入时代之韵，在看似无为的挥洒中蕴含对生命的礼赞与温情。

发祥先生一生低开低走，不愠不火，不争不厉，待人处事温敦祥和谨慎，整天笑呵呵的谈吐中不乏机智幽默，谈笑风生中总溢出一股淡淡的书卷气，故其在画坛朋辈中人缘极好。

虽说他是我几十年来的师长，彼此肝胆相照却淡如水。平日各忙各的，偶一见面话题总离不开传统文化与艺术，其语气平淡，但总透射出对一些本土艺术家缺乏文化积淀之忧及对如何构建海南地域山水笔墨图式、语言及精神气度的渴望与热情。

发祥先生的艺术一生走的是“逸品”一路。其自幼习画，早年受蒙于琼名画家杨化人、何可人，中年研修于金陵画派翘楚金志远、徐姚门下，直追宋元笔意，后追摹黄宾虹、傅抱石、陈子庄。知天命之后作品盖发精妙，若有若无、空灵恬静的氤氲之气，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的枯笔散锋，意象高古却不失生机盎然的墨韵，野趣横生却又平淡天真的飘逸线条……。

记得年前与其在南山茶院品茗、欣赏杨毅老师的水墨佳作时，其红光满脸，精神状态极佳。我们除了天南地北地谈起世风渐下的画坛，画品、人品、气节的可贵与坚守，还共同追忆早年学画艰辛的岁月。每当谈到早逝的师长画友，其平缓的语调总掩盖不住内心的忧郁与伤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切磋。

有些画者一生凭借外力轰轰烈烈，有些画者一生善于炒作风光无限，走后很快被岁月遗忘；有些画者一生似乎平淡无奇走后却永远活在朋友们的心里。蒙发祥当属后者。他以自己的人品、画品在素洁的宣纸上写下真实的一生，虽微不足道却淡得隽永。

人生其实就像一幅中国水墨画，充满了悖论与禅机。你着墨越多，其境界越局促，你着墨越少，其想象与联想的空间越大。正应了老子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他淡淡地走了，去追寻他曾经希冀的梦“我渴望这绿梦成真，不停地跋涉在梦乡那绿色的小道上……。”